

舊約聖經成書的背景

崔寶臣¹

舊約經書的寫成，背後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不同的作者群體，在不同的時間，處於不同的背景，他們寫下了屬於自己的經典。本文分由四方面——聖經是何時及由誰開始書寫、在什麼背景下書寫、經書何時及如何被承認為經典、基督徒如何在今日閱讀舊約——來闡述這一歷程。的確，這些經書今日能夠被我們捧在手中，誠是一份來自天主的禮物。

一、引言

如果有人問你，聖經是從哪裡來的？你會如何回答呢？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回答起來其實未必容易。儘管我們手頭都有一本、甚至幾本聖經，但我們真的思考過，聖經內的這些書、這些經文，是如何成為今天在我們手中的這個樣子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其實也影響著我們對整部聖經的理解。

我們今天在書店裡看到的現代書籍，是由某個或某些作者，在特定的時間，圍繞特定的主題，寫作、編輯整理，最終印刷出版。聖經諸書並非如此，尤其是關於舊約。它是在很不同的時期，由眾多不同的作者或編者，寫作、整理，最終被信仰團

¹ 本文作者：崔寶臣神父，瑞士弗立堡大學聖經神學博士；現任輔仁聖博敏神學院院長，並教授舊約相關課程。

體接納，成為他們信仰及生活上的參考（亦即我們所說的「正典化」）²。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是：聖經是何時及由誰開始書寫的？是在什麼背景下書寫？經書何時及如何被承認為經典？身為基督徒，如何在今日閱讀舊約？

二、聖經是何時及由誰開始書寫的？

任何成文的作品都有其作者，聖經諸書也不例外。但在探討聖經作者之前，首先我們要確定另一個事實：舊約聖經原文並非只是用一種語言寫成的，它包含了至少三種語言——希伯來文、阿拉美文及希臘文³；而這些語言是在不同的時代出現的。只從聖經原文的這些不同語言，我們便可以知道聖經並不是由同一個作者所完成的。

這裡僅以舊約的前五本書為例，習慣上它被稱為「五書」（Pentateuch）。在歷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作為研究方法盛行之前，人們曾一度認為是梅瑟寫下了「五書」。當然，在華人世界現在依然有人堅持這樣的說法，它甚至也出現在很多現代聖經中文譯本的介紹中。例如 2021 年出版的《環球聖經譯本》便

² 這裡所說的「正典化」並非一次而永久的定型，在早期它更多呈現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另外，「正典」這個字第一次出現，是來自教父亞大納修（Athanase）於主曆 367 年所寫的一封信復活節牧函；猶太教並未使用這個專有名詞，而更多是用「書」或「聖書」來稱呼他們的經典。參：Thomas Römer, "La canonisation du Pentateuque", *Communio* 265 (Septembre-Octobre 2019), p. 25.

³ 這裡所採取的是天主教及東正教的角度。猶太教及基督新教只承認用希伯來文和阿拉美文的經文為舊約正典經文。

註明「傳統接受摩西為聖經頭五卷書的作者」⁴，以及《聖經和合本》的修訂版，也特別註明說「猶太傳統和教會傳統認為摩西是作者」⁵。至於天主教會，在經歷了對歷史批判法多年的懷疑甚至拒絕之後，終於承認它是「探究古老文獻的意義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聲明，為正確了解聖經這部書，「必須依靠歷史批判法」。⁶ 然而，按《思高聖經》（70週年版）的說法，仍然認為梅瑟是「五書」的作者。⁷

但是問題來了，如果梅瑟是「五書」作者的話，那他是以何種文字寫成了「五書」呢？按照聖經的記載，梅瑟出生於埃及，在皇宮長大並接受教育。後來逃亡至米德楊，在那裡娶妻生子度過四十年的時間。他生命中的最後四十年時間則是在曠

⁴《環球聖經譯本，舊約，卷一，創世記至撒母耳記下》（環球聖經公會，2021），1頁；亦參：131、213、287、367頁。

⁵《聖經和合本》（台灣聖經公會，2010年修訂版），2、76、134、176、236頁。

⁶宗座聖經委員會，洗嘉儀譯，《教會內的聖經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n the Church*）（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5），7頁。

⁷《思高聖經》（1968年初版以及2015年70週年版），在「梅瑟五書概論」中，特別註明：「按古來一致的傳授，五書的作者是梅瑟。稱梅瑟為作者，並不是說全書每字每句都出於他一人的手筆，而是說他搜集了不少當時所能找得到的史料、文獻和法律」。陳維統神父尤其在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的《聖經辭典》（1975年初版，2015年70週年版）中，特別批判二十世紀時所盛行的「四文件說」，以維護梅瑟作為五書作者的真實性。參：陳維統，〈梅瑟五書〉《聖經辭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15年70週年版），968-979頁。

野度過，直至在乃波山遙望許地之後去世。一般認為梅瑟出現的年代是主前十五世紀，最晚也是主前十三世紀。那就要問了，梅瑟時代已經有希伯來文的文字系統了嗎？換句話說，以色列民族是否在梅瑟時代已經具備了書寫的能力呢？如果有，那是何種語言呢？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學者提出聖經最早曾以埃及象形文字寫成。而如果是希伯來文寫成的話，那就需要知道希伯來文出現的時間。今日比較常見的說法是，最早的希伯來文書寫系統出現於主前十一世紀左右。⁸ 也就是說，在這之前，無法想像會有用希伯來文書寫的經文出現。這也是為何很多學者認為主前八世紀是舊約中最早的經文出現的時間。⁹ 即使對此持保守觀念的學者，也只不過把部分經文最早出現的時間提前兩個世紀而已，也就是說主前十世紀左右。¹⁰

根據上述內容，梅瑟作為「五書」的作者的說法很難成立。今日之所以還稱舊約的前五部書為「梅瑟五書」，要強調的並非是梅瑟作為作者，而是作為「五書」中的核心人物。同樣，聖經中其他書，例如《若蘇厄書》、《撒慕爾紀》等，書名要表達

⁸ 參：潘隆正，〈聖經希伯來文教程〉（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22），VII~XI 頁。

⁹ 參：Bible de Jérusalem (Paris: Cerf, 1998,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29 ; Pierre Gibert, *Comment la Bible fut écrite, introduction à l'Ancien et au Nouveau Testament* (Paris: Bayard, 2011), p. 90.

¹⁰ 參：Matthieu Richelle, *La Bible et l'Archéologie* (Charols: Excelsis, 2024), pp. 207~230, 231~233.

的也是書中的重要人物而非其書的作者。今日學界比較認同的觀點是，古代對作者的署名和今日完全不同，並無所謂著作權的問題，而是經常託一位著名人物的名字，以襯托其作品的權威性質。而從撰寫經文到編輯成書的真正作者，則不得而知；有的可能是來自一個人，有的則是來自一個群體。而且在所有這些經文和經書的傳遞過程中，還會經歷傳承者的編輯（我們也經常稱之為「編者」）。最為明顯的例子是《編年紀》，無法否認其作者是參考《撒慕爾紀》及《列王紀》來整理並編輯出帶有特殊神學觀點的作品。

從時間的角度看，假設聖經中最早成文的部分來自主前十世紀，直到主前一世紀用希臘語寫成的《智慧篇》，那舊約聖經的寫成就跨越了近乎一千年的時間。¹¹

三、聖經中不同的經書是在什麼背景下寫成的？

舊約聖經的書寫不僅在時間上跨度大，而且其內容也使用了非常不同的文學體裁：有敘事、法律、詩歌、格言，等等。這為現代讀者在閱讀時，自然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也就是說，我們首先需要辨認經文的文學體裁，因為我們不能用閱讀格言的方法來閱讀一篇敘事，也不能用閱讀詩歌的方式來理解法律條文。文字是意義的載體，不同的寫作方式，在不同的背景下，是以不一樣的外在形式來襯托作者要傳達的思想。

¹¹ 參：Michel Quesnel et Philippe Gruson (sous la direction de), *La Bible et sa culture*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2018), pp. 10~11.

另外，在經文出現之前，不可否認已經有很多口述傳統。首先透過一代又一代人之間的口頭傳遞，最後這些傳統才被書寫下來。甚至經書本身也留下了類似的痕跡：「假使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上主我們的天主吩咐你們的這些教訓、法令和規則，究竟有什麼意思？』你應對你的兒子說：『我們曾在埃及作過法郎的奴隸，上主卻以大能的手將我們由埃及領了出來』」（申六 20~21，也參出十二 26~28）。所以以色列百姓首先是一代又一代重複著來自祖先的信仰傳統，直到有一天他們用文字把這些傳統寫了下來，並且寫在一個又一個故事裡。

今日學界甚至認為聖經是危機時代的產品。¹² 以色列這個小小的民族，卻在其歷史中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危機。例如主前八世紀北國以色列被亞述帝國滅亡，主前六世紀南國猶大被巴比倫帝國滅亡。儘管經歷了如此慘痛的危機，他們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很多人也不再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信仰的民族，他們卻堅強地生活下來。甚至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危機中，他們用文字記錄了自己民族的歷史，或更好說，記錄了對自己的民族歷史的神學思考，以及他們何以成為天主的選民的神學基礎。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記載自己民族的歷史或者對自己民族

¹² 參：Thomas Römer, "L'Ancien Testament, une littérature de crise", in *Revue de Théologie et de Philosophie* (1995), Troisième série, Vol. 127, No. 4, pp. 321~338 ; "La rédaction des trois grands prophètes comme réaction à la crise de l'exil babylonien", *Transeuphratène* (2012), 42, pp.69~80.

的歷史進行神學思考，並不是由單獨一個人完成的，甚至也不是由單獨一個群體所完成。在舊約聖經中，我們至少可以辨認出「先知群體」、「司祭群體」、「文士群體」、「智者群體」，等等。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所以展開思考的角度自然就有所不同。這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了解，哪怕是針對同一個人或同一件事，聖經中竟會出現如此不同的記錄或傳統。

接下來，我們可以探究一下當時書寫的條件和場所。¹³ 相對於周邊文化，例如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等帝國，以色列只是一個小民族。但這個小民族能夠書寫並保存了自身的文化及信仰，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儘管今日的考古學已經出土了很多古代埃及以及古代巴比倫帝國時代的文獻，但舊約聖經作為一個整體，作為夾在帝國中間的小小以色列民族的文字記錄，更是讓人驚訝不已。

主前十世紀（如前所述，假如這是聖經成為文字最早的時間）是以色列王國誕生的時期。達味和撒羅滿王朝，按照聖經的記載，屬於其王國歷史上的鼎盛時代。如果說這個時代允許以色列人形成自己的文字傳統，的確有很大的可能。《列王紀上、下》中多次出現「某某王其餘的事蹟，他的一切作為，都記載在以色列（或猶大）列王實錄上」。儘管這些「列王實錄」並沒有流傳下

¹³ 參：Ernst Axel Knauf, "Les milieux producteurs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in Thomas Römer, Jean Daniel Macchi et Christoph Nihan (éd.), *Introduction à l'Ancien Testament* (Genève: Labor et Fides, 2009), pp. 122~133.

來（至少目前考古尚未發現），但無法否認在王宮內的確存在這樣的功能。王宮內的文字記錄不僅有歷任國王的事蹟，甚至關於先知書的傳遞也包含其中，尤其當先知所宣講的關係到國王或者王國命運的時候。保留這些記錄，某種程度上也是為驗證先知所說的是否會應驗。

除了王宮外，在古代以色列也出現了類似私塾的學校。¹⁴ 早期是和王宮連在一起，尤其作為培育皇室成員的場所。但當以色列王朝結束之後，類似的學校則附屬於聖殿，和司祭的培育連在一起。無疑，這些場所在早期見證了文字記錄的出現及流傳。甚至根據 André Lemaire 的研究，聖經中某些經文（尤其智慧文學的部分）恰是當時學校學生用來學習的內容。¹⁵

四、經書何時及如何被承認為經典？

舊約聖經主要是用希伯來語寫成。主前三世紀時，部分經書已經被翻譯為希臘文，並且按照《德訓篇》的序言，當時猶太人的經典已經分為三部分：法律、先知和其後的作家。但確定到底哪些書才屬於聖經正典（canon）則是一件複雜的事情。按照今日較為學界接受的說法¹⁶：「五書」是在主前五世紀末四世

¹⁴ 參：André Lemaire, *Les écoles et la formation de la Bible dans l'ancien Israël* (Fribourg/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Freiburg Schweiz, 1981).

¹⁵ 參：André Lemaire, *Les écoles et la formation de la Bible dans l'ancien Israël*, pp. 41~43.

¹⁶ 參：Albert de Pury, "Le canon de l'Ancien Testamen", in Thomas

紀初最終定型；「先知書」¹⁷ 則是主前 200 年左右；至於第三部分，「聖卷」，其內容包含甚廣，它被確認為正典則是到主曆一世紀末期。

主曆一世紀末期，猶太人再次面臨重大危機，耶路撒冷的聖殿已被羅馬人毀滅，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再次被迫流亡。猶太教開始成為拉比猶太教，他們在雅木尼亞（Yabneh，現今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南部）有了自己的學院。聚集在那裡的經師們決定要確認自己的經典，一方面是為和當時流行的各種託名著作（pseudepigraphic literature）或默示文學作品（apocalyptic literature）做分割，另一方面也和正在興起的基督徒的作品分開。要知道，主曆一世紀末，大部分新約作品都已成書。他們這樣的決定也是為了回應當下的危機，為已經散居各地的猶太人提供一個「確定」的「官方經典」，讓他們無論生活在何處，都可以真正地活出一個猶太人的身分。¹⁸

五、結語：如何在今日閱讀舊約？

透過上面的描述，讓我們知道今日我們捧在手上的經書，

Römer, Jean Daniel Macchi et Christoph Nihan (éd.), *Introduction à l'Ancien Testament* (Genève: Labor et Fides, 2009), p. 23.

¹⁷ 包括「前先知書」（即所謂「歷史書」）和「後先知書」（即三大先知和十二小先知）。

¹⁸ 也是為此，德國著名猶太裔詩人稱已經正典化的「五書」為猶太人可隨身攜帶的「國度」。意思是說，無論他們在哪裡，儘管沒有國王、沒有聖殿、沒有祭獻，他們依然可以活出他們的信仰及文化。

並非簡簡單單就出現了。在這些經文的背後，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他們所經歷的酸甜苦辣，也都浸透在經文的字裡行間。但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的是，他們之所以記錄下這些屬於他們的故事，是爲了探尋他們自己的身分認同，換句話說，他們是透過信仰的角度去反思並書寫。這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爲什麼在如此神聖的經典中，竟然也有很多爲他們來說並不光彩的段落，甚至有些地方還出現張力或矛盾。

不同的作者群體，在不同的時間，處於不同的背景，他們寫下了屬於自己的經典。對今日的讀者來說，有些經文的確帶來挑戰。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是聖經，是天主的啓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舊約中所有的規定視之爲今日也要追隨的規條戒律；同時也不能因爲經文所敘述的故事離我們年代久遠，就認爲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將其束之高閣。

這些經書能夠被我們捧在手中，是一個來自天主的禮物。透過聖經中所記載的每一件大事小情，我們都會看到天主如何在這個民族身上展現自己的大能與慈悲。同一的天主並沒有休假，同一的救恩故事還在繼續。當我們用信德的目光去閱讀聖經時，聖經中的故事也就成爲我們的故事。